

美國侵略台灣史

——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九五年——

張 雁 深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美國侵略台灣史

——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九五年——

張雁深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 年 · 北京

美國侵略台灣史

——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九五年——

張雁深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3\frac{1}{8}$ · 字數64,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定價(7)0.28元

統一書號11001·135

統一書号：110014

定 价： 0.2

目 錄

一 美國侵略台灣的开始..... 1

首先是台灣的煤吸引了美國侵略者的注意(1)——初次的非法探測沒有得到成功(2)——斐里的東來負有勘察台灣的使命(3)——亞伯特非法“調查”失蹤的人及與清政府的勾結(5)——周因斯等私勘台灣煤礦和私測基隆港形勢(7)——斐里回美后鼓吹侵占台灣(10)——斐里的陰謀沒有實現的原因(13)——哈里斯建議購買台灣的陰謀(16)——台灣占領論的抬頭及紅頭嶼殖民計劃(18)——伯駕建議占領台灣作為脅迫修約的最后手段(19)——美國的海盜武商人在台灣的非法活動和建立台灣“獨立政府”的狂妄計劃(20)——伯駕陰謀侵占台灣的行動(22)——美國政府對伯駕的贊許(27)

二 美國對台灣的武裝侵犯和粗暴干涉.....30

美軍侵犯琅璦及其慘敗(30)——美國侵略者不得已而改用外交談判的策略(33)——大嶼榜建築炮台事件(39)——琉球難船事件(42)

三 美國和日本勾結，侵攻台灣.....44

七十年代的遠東形勢與美國侵略台灣的策略的改變(44)——美國和日本是怎样勾結起來的(45)——李仙得關於侵略台灣的獻策(47)——日本侵占琉球和美國的認可(50)——李仙得參預日本的外交索詐(51)——日本決定出兵攻打台灣和李仙得的慫恿(55)——列國的反對和美、日的烟幕(56)——美國強盜在这次侵台战役中的罪行(60)——李仙得在

福建和香港的活动(64)——美國政府自始至終支持
李仙得等人(66)——从美國在日本的外交官看美
國政府的態度(71)——大久保利通企圖強詞奪理
(74)——清政府接受了喪權辱國的條件(78)

四 美國幫助日本割占我台灣……………82

九十年代的遠東形勢和美國幫助日本割占我台灣的
原因(82)——端迪臣(84)——科士達(85)——中國
人民反對割讓台灣(88)——英國的对日讓步(90)
——歐洲其他國家的態度(91)

五 結束語……………94

一 美國侵略台灣的开始

首先是台灣的煤吸引了美國侵略者的注意 美國有商船到中國來，是从一七八四年开始的。这是美國独立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其后貿易額年有增加，而且增加得相当快。到十八世紀末，無論在輸入中國或自中國輸出的貿易中，美國都已超过欧洲大陸諸國而僅次于英國^①。

經過第一次鴉片战争，英國在中國獲得了种种特权和利益。美國跟着也就逼迫中國簽訂了望厦条約（一八四四年）。此后美國的对華貿易更有進一步的發展。

在这种情形下，美國自然迫切地需要为自己的船舶在远东的海上建立一个燃煤的供給站兼停泊所。如果美國建立橫渡太平洋的直接航綫，这种燃煤供給站更为必要。当时远东有三个可能取得燃煤的地方：日本、中國大陸和中國的台灣。“三者之中，从時間來說，最早吸引美國在華官員的注意的是台灣。”^②

一八四七年，美國政府命海軍部勘察台灣的礦產資源，帶回了台灣煤的样品去化驗^③。美國侵略者們不掩藏地把他們对台灣所抱的野心叫做“極大的兴趣”。

①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頁四、五。

② 德涅特著：“美國人在东亚”(T.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22), 頁二八四。

③ 同上。

但是美國政府的行動引起了中國的警惕，因此中國採取措施，把台灣的煤礦收歸國有，不使煤出口（一八四七年，英國的“大英火輪船公司”（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向台灣訂購七千噸煤，在交貨三百噸后，煤也就不能再出口了）^①。

初次的非法探測沒有得到成功 貪婪成性的美國侵略者是不肯死心的，它只是在等待機會。恰巧不久有一件事情發生，被他們認為是一個可乘之機，好去再一次叩打台灣的大門。

一八四八年十月間，美國在中國的商人、有名的資本家基田·乃伊（Gideon Nye, Jr.）的哥哥多馬·乃伊（Thomas Nye），坐英船克爾派號（The Kelpie）由香港向上海開行。這船大概是在台灣海峽附近沉沒了。謠傳多馬·乃伊和英國人斯密士（Thomas Smith）漂流到台灣島，被我兄弟民族——高山族逮去當奴隸。因此，基田·乃伊向美國政府要求搜尋這些失蹤的人^②。

所謂多馬·乃伊和斯密士被執為奴之事，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謠傳，而美國政府把這看作到台灣探測的好借口。一八四九年七月，美國政府派奧格登（Ogden）船長，帶着二桅方帆船都爾紛號（The Dolphin）到台灣的基隆，表面上說是為尋找這些失蹤的船客，而實際上的主要任務是對台灣作更進一步的探測。但是台灣的當局不許他們隨便到各處行走，由當地縣官出面，竭力加以攔阻。奧格登無法親自探測礦區，只好帶些煤樣，回去分析化驗。這次的使命，顯然因中

① 德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頁二八四。

② 大衛生著：“台灣的今昔”（James W. Davidson,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903），頁一七一。

國當局的拒絕，而未得完成^①。

美國政府這次探測台灣的計劃並沒有成功，但是並沒有免掉新聞紙的注意。一八四九年七月香港的“中華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報道了這次美國的探測說，台灣燃煤的品質似乎優於英國利物浦的煤；又說：“在這個容易到達的地点有煤，而且可以減少仰賴於歐洲的供給是人們所樂意的，所以這事不久將使各外國當局騷動起來。”^②這一句話明白地指出了歐美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意味着如果美國要獨占台灣是不會一帆風順的。以後的事實也証明了這一點。

裴里的東來負有勘察台灣的使命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在東方另外一個注意的焦點是日本。一八四九年，紐約州外事局長巴爾滿 (Aaron H. Palmer) 向美國參議院提出有關西伯利亞、滿洲及“亞細亞諸島”的材料，同時又向國務卿克萊頓 (John H. Clayton) 建議於促進美國與東方諸國貿易時，要特別注意日本的“無量的物產”^③。一八五一年一月六日，巴爾滿又向美國總統斐立摩爾 (Millard Fillmore) 建議派特使至日本，并竭力主張以強大艦隊“保護”。於是，一八五一年五月間，美國政府決定遣派一個使節去打開封建“鎖國主義”的日本的大門。因第一次使節內部發生問題，所以到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派裴里

① 德涅特著：“美國人在東地”，頁二八四。

② 同上。

③ 甲必丹列遜氏著：“日本紀事”(J. H. Levysohn, Bladen over Japan)，頁六六(日譯本“開國起原”，卷上，頁一——三〇，譯文多誤；原荷蘭文與日譯文見田保橋潔著：“近代日本外國關係史”，東京昭和十八年增訂版，頁四二七)。

(Matthew C. Perry) 为訪日特使^①。十一月二十四日，裴里由美國出發東來。出發前几天，斐立摩爾總統和海軍部長肯納狄 (John P. Kennedy) 并訪問東來艦隊的旗艦^②。可見美國政府是如何重視裴里这个使節了。

裴里因这个打开日本的使命而得名^③。殊不知裴里的東來还有一个極重要的使命，就是探測台灣，尤其是关于煤礦方面。

但是美國在一八四四年和中國訂了“望廈條約”，按这条約的規定，美國人除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之外，是不能随便到中國的其他地方去的^④，况且如果有事，应向当时办理对外交涉的兩廣總督欽差大臣提出，听候查明办理，美國人有什么权利直接到台灣去呢！至于探測，自然更談不到了。美國人直接去台灣，顯然是違背條約的非法行为。美國強盜們在对華的关系史上，一向是背信弃义，置國際法（條約是“特別國際法”）于不顧的，这事便是一个例証。

美國政府为着掩盖或至少冲淡它的探測台灣計劃的非法性，便决定仍用多馬·乃伊失踪的謠傳为借口。美國海軍

① 田保桥譯著：“近代日本外國关系史”，頁四二八——四三四。

② 霍克斯著：“裴里艦隊東航記事” (F.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Washington, 1856)，卷一，頁七七——八一等。

③ 关于他在日本的使命，詳見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五日美政府給他的訓令（代理國務卿康拉德 (C. M. Conrad) 致海軍部長肯納狄信），載田保桥譯著：“近代日本外國关系史”，頁四三九——四四四。

④ 望廈條約，第三條，見“中外條約彙編”，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版，頁一二四。

部在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給裴里的訓令說：

“本政府獲得報告，似乎在台灣附近曾有海船遭難，有美國人漂到該島，目下似乎已成俘虜，不可能從島上脫出，很困難的樣子。你應調查有無此事。”^①

在無中生有地給調查台灣找一個借口之後，海軍部的訓令便言歸正傳了：

“其次，我們有理由說，台灣的燃煤的埋藏量似乎是很多的。將來不但美國的汽船，恐怕不久在這邊麇集的各國汽船，也將在台灣得到煤的供給。你應探查台灣燃煤的供給地。”^②

此外，裴里又應對台灣作一般的調查，探測港口形勢，搜集一般性的情報等等。裴里這方面的使命，在以後他命令部下們所採取的行動上獲得了証實。

亞伯特非法“調查”失蹤的人及與清政府的勾結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八日，裴里在停泊於日本下田的指揮艦上向“馬其頓號”(The Macedonian)的司令海軍上校亞伯特(Abbot)發出訓令，虛偽地說，要他到台灣調查失蹤人。

“當風信及天時許可的時候，你應帶你所指揮的船和海軍少校辛格萊(Sinclair)所指揮的貯藏艦‘供應號’(The Supply)到台灣島的基隆港去。

“你訪問這個島嶼的目的，是要執行海軍部關於調查一些失蹤人的訓令。這些失蹤人的親戚和朋友們還抱着一綫希望，希望他們還是活着，或者是在日本帝國或者是在台灣被監禁着。”^③

① 霍克斯著：“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一，頁四九八。

② 同上。

③ 同上書，卷二，頁一三七——一三八。

裴里交給亞伯特的任务虽然是調查失蹤的人，但也提出調查燃煤这件“重要的事情”說：

“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失蹤的人進行調查而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便是仔細調查台灣產煤的地区，以断定由該島供給燃煤是否可以，獲取燃煤及用船裝运是否便利，煤礦的產量多少，費用若何等等。这些訓令并不把你在台灣的活动只限定于基隆港。如果你認為方便与安全的話，你可以帶着兩只船（‘馬其頓号’与‘供应号’）到其他各港。”^①

亞伯特接受了“調查”失蹤的人的任务后，便于六月二十九日和辛格萊分別率領“馬其頓号”及“供应号”由下田出發，向台灣開行。因为遇到恶劣天气和水流，兩船走了兩天後便分散了，不見对方影踪。“馬其頓号”走了十二天才到台灣北部的基隆港，“供应号”过了二十天才到。

他們非法上陸后，便滑稽地進行所謂遭難美國人的“調查”了。他們向基隆及其附近地区的官吏，向各階層人士，刺刺不休地打听有沒有失蹤的美國人。但他們实际上是在搜集关于台灣狀況的情報，卑鄙地“賄賂中國人，作最忠实的調查。”^②总之，他們干的是特务、間諜的勾当。不用說，他們是什么美國人的影子都找不到的。亞伯特給裴里的報告，也不得不說：“不相信在台灣島有任何失蹤的同胞。”^③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是美國資本主义侵略者們与我國封建統治階級互相勾結起來，反对并鎮壓中國人民的一个

① 霍克斯著：“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二，頁一三七——一三八。

② 庄司万太郎著：“美國人侵占台灣的計劃”（“米國人台灣領有計劃”），載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研究年報”，昭和九年五月，第一輯，頁三六四。

③ 霍克斯著：“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一，頁四九八——四九九。

鮮明例証。台灣人民對腐敗的清政府曾不斷作英勇的反抗，這時正好有一些反抗的人民在台灣西部集合，並活動於廈門與台灣之間。基隆的官吏們很覺得苦惱。近幾日前，他們的軍隊並且打了個敗仗，死了三十多人。於是基隆的官吏們便想利用一下這些有較好武器的美國強盜，來鎮壓或恐嚇反抗他們的統治的人們。當亞伯特上校要離去的時候，基隆的官吏反有些戀戀不舍的樣子。基隆一位負責的官員無耻地向亞伯特說：“我又特別去搜尋有無遭難的船隻。約六七年前，在本島西側離基隆約四五十英里的地方，有一隻黑人和白人乘坐的船遭難，白人乘短艇逃到附近的陸地。但是黑人因未獲救助，都與船俱沒了。我想讓貴官看看那個地方。‘馬其頓號’請暫不回航，和我們的軍船一塊兒去吧！”美國的侵略者們分明知道這是清朝官吏想要利用他們的武裝去向反抗的人民示威，但是反對中國的革命人民是他們所樂意做的事，因此便同意了基隆官吏的請求。“馬其頓號”便在台灣多留了四五天，陪着清朝的軍船在那一帶往復行駛，向反抗的人民示威，並企圖把他們驅逐。這是美國強盜們自己明白承認的事實。基隆官吏為着反對中國人民，又厚顏地向亞伯特乞求說：“如果亞伯特上校給予援助，當即酬報，立刻奉贈滿滿一大船的燃煤。”亞伯特只是一位上校，對這外交事件，自未敢輕易越出他職權的範圍，因而沒有答應。基隆官吏們又表示，希望“馬其頓號”留在基隆，“以免基隆受廈門來的人們的攻擊”^①。這已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但是和今天蔣介石賣國集團所做的前後如出一轍。

周因斯等私勘台灣煤礦和私測基隆港形勢 裴里把調

① 霍克斯著：“麥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一，頁四九九。

查台灣燃煤的任务交給了“密士士比号”(The Mississippi) 艦上的司鐸乔治·周因斯(George Jones), 讓他帶着航海員威廉士(Williams) 和海軍少尉候補生布利思(Breese) 作助手, 隨“馬其頓号”到台灣去。周因斯从一八五四年七月十日到二十三日在台灣用極詭譎的方法進行燃煤情况的調查, 并向裴里提出了極詳細的报告^①。

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周因斯从台灣基隆港“馬其頓号”艦船向裴里發出第一个报告, 說他正在“不断地進行着探測和履行有关獲得燃煤的職責”, 以便作一个关于其地区及情况的詳細报告。又說, 中國地方当局對他們持有戒心, 官民“因此恒常警惕”, 愛國的老百姓企圖使他們“迷失方向, 并蒙蔽他們的眼睛, 使他們看不見事实, 阻碍他們的道路”; 但是他們虽在我國民众警惕之下, 仍然“搜集情报”, “作綿密調查”。他們自称各种情报都是“通过奋勇的、坚忍的調查得來的”, 但实际上只是通过卑鄙地收買賣國分子而得來的。报告說: “我們出高的报酬, 并答应守秘密, 因而找到了願意帮忙我們, 當我們向導的人。我想就是这样, 我們才确定地知道了关于台灣島东北部煤量的事实。”

报告說, 周因斯到过八个明顯地蘊藏着煤礦的地区, 勘查了十二个積層, 積層的厚度都在三英尺以上。他从基隆向东勘查了十七英里, 在整个地区找到煤礦或是有煤存在的标志。他的結論是: “燃煤是十分丰富的。”

关于开采的条件, 报告指出, 是便利又便宜的, 如果开采得法的话, 每噸煤到礦口一元半的費用便够了。报告說: “差不多各地方所看到的煤的積層, 全都是極容易开采的。”

^① 霍克斯著: “裴里艦隊东航記事”, 卷二, 頁一五三——一六三。

許多礦山，只要一條二百碼的火車路，便可以將煤運到一條河邊，這條河流入基隆港，並且在滿潮時是可以行船的。”報告又指出，在東方三英里地方的一个斷崖上，露出了一个礦層，只要有一條二百英尺的火車路，便可迅速地將煤拖到停泊在下面的船舶上。

關於煤質的問題，報告說是“完全純質的煤”，絕不過硬，又不破散，但因易燃之故，如果和無烟煤或他種難燒的煤混用，當可發現其價值^①。

七月二十八日，周因斯又從“馬其頓號”發出第二個報告給裴里，更詳細地說明他的活動，指出他作了“廣泛的調查”是因為“在這帶海洋，汽船航行日益增加，結果也增加了基隆產煤區的重要性”，說出了美國強盜覬覦台灣的肺腑的話。此外又描述他如何在七月十一日下午在基隆上岸，並且狡黠地在當局對他們的目的“未發生疑慮”和“未給阻碍之先”，開始了勘查，如何在十六日卑鄙地收買賣國分子，使他們在十七日化裝美國水手，坐軍艦的小艇，帶領他們，調查了“非常優良的煤礦”。報告又提到台灣的副將接受了侵略者的禮物，而許可把很多煤賣給侵略者^②。

從上面兩個罪惡的報告，我們看到美國強盜們是通過非法入境、非法武裝、賄賂、特務路線等卑鄙手段去獲取關於台灣煤礦的情報的。清政府官吏的無能、昏聩、怯蕙、貪污等，也在这件事上暴露無遺。

美國侵略者們把私勘所得的煤的樣品，都送到紐約美國海軍化驗室去作化學分析，並和日本及美國昆布蘭(Cumberland)的煤作極精細的比較研究。據該化驗室主任巴

① 霍克斯著：“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二，頁一五三——一五四。

② 同上書，頁一五六——一六三。

池 (B. F. Bache) 一八五六年三月一日的報告，台灣的煤是有不少優良的品質的^①。

此外，亞伯特上校又奉裴里的命令，測量基隆港的形勢。他把這任務交由普萊布爾 (Preble) 海軍上尉及候補生周因斯 (Jones) (這是同名的另外一個人，不是上面的喬治·周因斯) 執行，並制作海圖^②。

在這些侵略任務完成之後，“馬其頓號”艦買了幾噸煤，在七月二十三日離去；其後“供應號”艦也滿載了煤離去。

裴里回美後鼓吹侵占台灣 裴里完成在日本和中國的任務後，於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日回到紐約，受到他的侵略主義的伙伴們盛大的歡迎^③。

裴里回到美國後，還依據他所獲得的情報，發表荒謬絕倫的論文，鼓吹侵占我國的台灣。其內容有如下幾點^④：

(甲)歪曲中國和台灣的关系。

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不可分的一部分，美國強盜想要侵占台灣，就不得不製造借口，歪曲台灣和中國的关系。裴里就是這樣做的，他荒謬地說：台灣“這個美麗的島嶼，雖然在空名上〔屬〕中國的一個省分，但在實際上是獨立的，中國當局只在島上某些孤立的地区維持着軟弱的、不安定的地位”，此其一。加之，“島上一大部分地區是被獨立的民族占據着的”^⑤，此其二。

這是天下最荒謬的論調。中國在台灣不但設官統治，

① 霍克斯著：“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二，頁一六七——一七〇。

② 同上書，卷一，頁五〇〇。

③ 同上書，卷一，頁五〇八。

④ 論文全文載“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二，頁一七三——一八二。

⑤ 同上論文，同上書，頁一七八。

即在兄弟民族地区也征租稅，設社學，府志歷歷可考，事實豈容抹煞？美國強盜們垂涎我國的領土，便無耻地捏造謠言。裴里首倡這種謬論，其後的李仙得、副島种臣、大久保利通則接受裴里謬說的后半，說我台灣兄弟民族地区是“獨立”的，以與中國糾纏。關於台灣是我國神聖領土的無可爭辯的法律地位，美帝國主義者和幫凶們到今天還在不斷地製造各種謬論。

裴里把侵占台灣的希望，寄托在和中國當時反動的統治階級的勾結上。他說，當時眾多的革命人民“橫行全島和它的沿岸”，如果“好戰的美國殖民者在基隆建立殖民地，防衛該地及附近地区，則將受到中國人的歡迎”^①！勾結中國反動的統治者，鎮壓中國革命人民，原來是美國強盜侵略中國屢用的慣技！現在他們和蔣介石勾結，反對中國人民，不還是一樣么？

（乙）美國侵占台灣可得的利益，他提出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經濟上，台灣可作美國資本剝削的對象。

他指出，美國不斷積累的資本需要出路，東方的民族和地区是美國資本剝削的最好對象。他特別垂涎台灣，因為“這個島在礦產、醫藥及一些更寶貴的處女地物產的產量上是非常豐富的”；而且人民生活非常朴素，幅員廣大，土地肥沃，“還可以維持更多的人口”^②，便於殖民；加之，美國殖民者不但可以控制煤礦的開采，還可以採用中國所不知道的農業耕種方法和機械技術，而大量增加生產，以供美國強盜們享用；此外，中國人是很勤儉的，只要付很低的工資，便不會缺乏勞動力。

① 裴里論文，載“裴里艦隊東航記事”，卷二，頁一七八。

② 同上。